

## ◎非常记忆



### 老家

我二爹指着一间间破旧低矮的房子说，这是喂猪的，这是圈羊的，这是拴狗的。

前段时间，我们一起回了趟老家。昔日那般热闹的村庄，而今变得如此寂静，荒芜，遗弃的老房子长满了杂草，儿时快活的身影瞬间在眼前回放。那些在茂密的白杨树上跳来飞去的鸟群如今也不知去向。

在黄土高原广袤的土地上。坡坡梁梁，沟沟岔岔围成了姓杨的村庄，那是我土生土长土色的家乡。鸡鸣狗吠里夹着莺啼燕啭，袅袅炊烟里有着一日三餐，糜子黍子里滴着勤劳淳朴，杨树柳树下记着历史岁月。

站在家乡的院子里，薄薄的晨雾，高高的麦垛，耸立的烟囱，砖垒的屋墙。这些，好似眼前又仿佛遥远，时而熟悉时而陌生。当年的几间大瓦房是父辈最大的骄傲。麻雀于瓦缝里筑窝，燕子在屋檐下筑巢，每一个生命都过得充实而喧闹。每当雨天来临的时候，总有几处屋顶瓦片的缝隙滴落雨水，雨水跃入下面迎接它的瓷盆的怀抱，叮咚作响，不知疲倦。

打开锈迹斑斑的门锁，看到了炕角还有拴着我和弟弟妹妹们长大的红绳子，看到了白泥墙上留下的一个个小小的手印，看到了布满尘埃的大红躺柜，大红躺柜上摆放着父母结婚的镜子。镜子背面的大红喜字，让我想起了母亲当年对镜梳妆的模样。如今的父母，早已容颜渐老，而昔日拴在炕角的小娃娃眼下已到而立之年，成家立业。

我二爹指着一条条羊肠小道说，这是担水的路，这是碾场的路，这是锄地的路。文/杨芳

## ◎往事情怀

### 吃菠萝

近几年每到四五月份，菠萝就下来了，这里所谓的“下来了”就是应季盛产，为何说这几年，是因为我记得小时候是没有吃过菠萝的，上了高中才第一次吃。我在县城读高中时，每个月坐大巴车回一次家。有一次回家，到了车站，有卖菠萝

的，买了一个，回到家不会削皮，只是切开两半。给我爷爷送去一半，自家留一半。

那时，爷爷已经瘫痪。让我终生难忘的是，爷爷说他这辈子还没吃过菠萝呢，只在画儿上见过。爷爷说菠萝原来是这味道呀……我听了后心里酸酸的。

记忆像泄洪的水都闯进来了，想起了很多往事。我爷爷是农民，但有文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算盘打得响当当，有名的坏脾气，好骂人！我是长孙，对我疼爱有加，记得爷爷对我说过最深刻的一句话：“燕子这娃可灵了，长大肯定能考上大学。”那时候，我听了这话学习很努力，为了应验爷爷的话。小学三年级，每天写完作业，爷爷让我练毛笔字，学打算盘。我其实不是很想学，怕爷爷训斥，又怕爷爷不夸我了，坚持了一个星期就一溜烟儿跑回家，再不去爷爷家了，见了爷爷就躲。后来，爷爷说连这小事都坚持不下去，怎么能行？这话也是爷爷说我最重的一句话。现在想来，爷爷才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他夸我那句话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一个火种。

上初二的时候，除夕夜我们聚在爷爷家，几个孙子在家里玩儿，爷爷在炕上坐着，摆着两三盘肉，一坛子酒，爷爷和我说，喝一樽哇，长大了什么也得锻炼了，今儿个过年了，又长了一岁。我只喝了一“麻壳儿子”酒，就天晕地转了，这是我第一次喝酒，这也让我懂得了除了学习，生活中还需要懂很多。读大三时，国庆节放假回家时，我给爷爷买了橘子，那时爷爷已经瘫痪六年了，智力也下降得厉害，给他剥了一个橘子递到手里，他就要整吞下去，我赶紧又给分开瓣儿，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万万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们爷孙俩儿最后一次见面，那年的冬天，爷爷就离开了我们，至今已是17个年头了。

如今，菠萝已是极其普通的水果了，可那句“这辈子还没吃过菠萝了”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文/张海燕

## ◎一寸芳草



### 三角梅

四十年前，还被称作青年诗人的舒婷写了一首《日光岩下的三角梅》，那时她已是“朦胧诗

派”的代表性诗人了。我大约是从《致橡树》开始偏爱舒婷的诗，但凡在文学期刊上看到她的诗，都要一一抄录下来。

这首诗不长，诗题给我的印象最深：日光岩、三角梅，一种刚柔并济的花。

那时我还不认识三角梅，也没有去过鼓浪屿，我只是见到了舒婷诗中的三角梅和日光岩。古往今来的诗歌，吟咏花儿的诗多如牛毛，有写三角梅的吗？肯定有，却没写出什么名堂来。

写诗用到比喻时，一般人惯用“像”字，舒婷则不然，她用了更直接、更肯定的“是”——是喧闹的飞瀑，是华贵的亭伞。气势与色彩一下子就出来了。诗中还有一些精彩的描绘和提炼，如：最有限的营养/却献出了最丰富的自己；越是生冷的地方/越显得放浪、美丽；不拘墙头、路旁/无论草坡、石隙/只要阳光常年有/春夏秋冬/都是你的花期。最后是舒婷的感叹：即使身在异乡他水/只要想起/日光岩下的三角梅/眼光便柔和如梦/心，不知是悲是喜。

舒婷的家在鼓浪屿，日光岩是鼓浪屿上的一处景观，也是她心中家乡的代词。

后来，我去过两次鼓浪屿，中间间隔近三十年；虽然两次都去了日光岩，却没注意到三角梅。不会是那里越来越喧嚣，已没有生冷的地方，连三角梅都变得不起眼了吧？

三亚如今也不是生冷的地方了，去年春节前，我倒是在这里与三角梅朝夕相伴。从落脚的民宿走到海滩，路边的三角梅旺盛、俏丽、夺目，紫、红、白，各色兼有。某日欲去南山，人多到没处停车，转去小洞天，发现三角梅也是那里的装饰花种。几天下来，真印证了舒婷所说：“抬头是你，低头是你，闭上眼睛还是你。”

回到上海，我还惦记着三角梅，就从网上买了几棵花苗，种在自家门前不足一分地的园子里。我特意选了红、白、黄三色，没选常见的紫色。过了很久，总有两三个月，那几棵幼枝几乎不见动静，几疑未活。后来，次第冒出新枝新叶，但长速甚慢，内人难免嗔怪：“这种的是什么呀？再不开花，干脆改种菜吧！”

那段时间，我仍四处外出。某日到成都，忽然发现街头的三角梅很有气势，而且断不是新近栽培的，惜乎大都是紫色的花。又一日到南宁，我也见到了三角梅，但在花色琳琅的南宁，它并不醒目。而在阳朔乡间，在奉节白帝城边，倒见到它随意、放浪地绽开于墙头或石隙。寒舍所在的绿茵苑，逢年过

节都在进出小区的地方摆几盆花，这两年摆的是紫色的三角梅；今年的十一黄金周，照依惯例。有开累了的花朵落地，我拾回几朵，缀在自家三角梅的藤叶间，既是怜花，也如自我安慰。

没过几天，自家的三角梅也见红了。三角梅又称叶子花，那意思就是花如叶，三片一朵，倒不见梅的模样。初长时如新叶，不同的是新叶偏棕色，日后渐绿，而新花偏暗红，没有花苞的形状，所以只能凭色彩去判断孰叶孰花。点点暗红的新花渐舒展、渐鲜艳，奇怪的是，转瞬之间几棵三角梅上皆已缀花，但都是红色的，黄、白两色的花均未出现。红色的花看多了，也如那常见的紫色，容易倦了眼目、麻木了反应。

恰在此时，花农直销鲜花的卡车又停在小区附近。我在经过时停步，那小伙儿朝我微笑，像熟人一般打着招呼。我一眼发现车上的十多个品种中有一盆三角梅，这盆三角梅竟然有橘黄、青白、淡紫三种颜色的花。嫁接的？看不到嫁接的痕迹啊！小伙儿支吾，我未再问。以前我只知道有种玉兰叫“二乔”，一株上开两种颜色的花，至于嫁接的三角梅，从未见过。端走，连价钱都不还。

回家后摆弄它，才发现不是嫁接的，而是把三种枝条种在一起了。因贴近的缘故，青白的花朵上，竟微染上淡紫的花边。

一盆对数棵，三色映丹红，晨起拉开屋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争艳也正艳的三角梅。只是不知好花能否常开，它们的花期能否贯穿四季？若是，舒婷的诗，基本就坐实了。

文/蒋力

## ◎人生絮语

### 等风来

三月，土地松软、湖水开解，北方的初春姗姗来迟。微风拂过面颊时带有十足的寒意，早晚出门还要穿上厚厚的棉衣才能抵御风寒，这样的日子大概还要持续一个月，上学时语文老师特别讲过，这叫倒春寒。

我并不怕倒春寒，反而很期待接下来的这一个月时光，因为倒春寒过去后，春天就真的到来了。春风冷硬，但它总能将山冈吹绿，将枝条吹软，将阳光吹暖，无论隆冬如何萧索，节气如何迟钝，春风都能把春天变成一团棉花，柔软、温暖、洁白、人畜无害，可见在春风寒冷的面孔下隐藏着一副百转的柔肠和四处尽可诉诸的衷肠。

我出生在冬天，小时候又生活在春光迟缓的牧区，因而格外盼望春早到，也格外偏爱安安静静的芳华和欣欣向荣的景象。

那时的牧区除了盛夏和初秋时节，鲜少能见到绿色，除此之外，因存储条件的限制，牧区的应季水果蔬菜也少得可怜，冬天只有大白菜和土豆，夏天只有青萝卜。奶奶说，青萝卜根泡水能发芽长枝开花，花是雪青色的，枝干能长到二十厘米左右。我将信将疑，用刀切下萝卜根，泡在搪瓷盘子里放在窗台上。没过几天，萝卜根绿色的老枝里果然长出了嫩绿的新芽，我一天换一次水，对萝卜根的生长极为关注，每天用尺子测量出它的生长高度记录下来。

后来，萝卜根长出了五根新枝，我把在放牧途中捡到的几块漂亮的戈壁石也丢进了瓷盘里，红色的搪瓷盘、碧绿的萝卜枝叶、雪白的萝卜块、红的黄的黑的褐色的戈壁石组合在一起，成为我荒芜的戈壁岁月中不可多得的彩色记忆之一。

尽管萝卜根到最后也没有如我所愿的那样开出紫色的小花来，但在我的印象里，它一直色彩艳丽、馥郁芬芳。多年后，读到了汪曾祺先生的一篇文章，里面写到他喜爱的一副旧画，画上有一间茅屋，一个老者手捧一个瓦罐，内插梅花一枝，正要放到案上，题目：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这便是岁朝清供。那么什么是清供呢？就是清雅的供品、古器物、盆景等供赏玩的东西，分为岁月清供、岁寒清供、文房清供、书斋清供等。

按照汪老的说法，我在戈壁滩上泡萝卜花、供戈壁石也算是清供了，姑且分作岁月清供吧。初夏的戈壁生机暗藏，牧草与野花蓄势待发，我面窗而坐，眼目明亮，静静地数着萝卜根上新长出的嫩芽，待到萝卜开花的那一刻，就是戈壁全面进入盛夏时节、万物争相绽放的时候了。

自从学到了清供一词，我也仿照从前的文人布置书斋，在墙上悬挂自己画的画，书架上摆小瓷瓶，瓶子里插几束干花，桌子上放一瓶水养的绿竹，花花绿绿，倒也怡情。

三毛曾写过一句话：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华、秋月、夏日、冬雪，你若盛开，清风自来。既然无法追风而去，那就心平气和的迎风等待，无论到来的是和风细雨还是狂风暴雨，我们都已做好了迎接一切的准备，有时风未必会来，但仍要学会等待，等待是所有事物的结果揭晓那一刻最美的意韵。

文/李娜